

學海類編

第五十七冊

東坡文談錄

元 四明陳秀明

編

坡公作溫公神道碑敘事略然其平生大致不逾於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其作富公碑甚詳曰溫公是他已爲行狀若富公則異於是矣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爲一題目以發明己意耳其首論富公使虜事豈然哉道夫曰何見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饑民自以爲勝作中書令二

十四考而使虜之功蓋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也
曰須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何
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狄盛強其爲此舉
寔爲下策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爲言也
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己甚下但當時無人承
當故不得已而爲之耳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
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
有不待于此矣今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坡公因紹
聖元豐閒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耳

朱子語錄

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
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
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答之
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按書言食邑其中食其邑
是這樣食字今浙閒陂塘之民謂之食利民戶亦此
意也又云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二字當作一字
疑筆誤也

論東坡之學曰當時游其門者雖極力苦心得學他文

詞言語濟得甚事如見識論自是遠不及今東坡經解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他只從尾梢處學所以只能如此

退之與大顛書歐公云寔退之語東坡卻罵以爲退之家奴隸亦不肯如此說但是陋儒爲之復假托歐公語以自蓋然觀集古錄歐公自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應是未見集古錄耳看得來只是錯字多歐公是見他好處其中一兩段不可曉底都略過了東坡是只將他不好處來說

義剛

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以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祕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直閣銘好曰這般閒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疏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渠

兄弟早年應舉時文字揚

劉子元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閒文士擬作者也予因以悟陵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讀烈女傳蔡炎二詩其明白感槩頗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未遇禍今此詩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尤荒疏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七八轉者韓

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也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水之于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走兔鷹隼落駿馬下涇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

類是也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勤上人詩序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覆事晁君成詩集序引李邵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詩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答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宋鄂州書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約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

荔枝嘆詩引唐羌言荔枝事也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于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于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藁云臣近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公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

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東坡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

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于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閒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于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稭離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粹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麪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

而止尙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饗按而井泐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筭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筭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

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筭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雷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酒久者酒淳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于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奉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

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
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啗氏之志至
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
于初而績効在于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
氏眉山功德寺所刻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
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是耘耔句下便接
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卻芟去豈不可惜惟
成都石本法帖真蹟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
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中丞

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
翰林而此章乃熙甯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
爲妄人所悞季真季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
葬祭文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
惟是一老屏余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于太
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略定天若
相之人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
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
往奠其葬庶知余懷而石本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

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余一人措國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忘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于太平永為宗臣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考其所以異也

俱出容齋隨筆
黃季思不始察其然因歸自蜀公交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俟明日蘇軾來

問之既至果詰問之東坡應聲曰精出為動神守為

東靜動靜即精神也公擊節稱嘆

吳垞

世言太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

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

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甚高

也

會三異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

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電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

米行忽止出入先後聳日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

米芾與李端叔云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時
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東坡送人序云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
患枉人之材空人之耳自誦其師傳造之語從容之
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理文以
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
世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
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
海往見畱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
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
有一物以攝之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
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
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
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領其
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贈以詩云
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

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嶮耳孫矧
其製今君此去甯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
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錫洛社嘗
至孫仲益家時仲益年在髻亂坡曰孺子習何藝孫
曰學屬對坡曰試對看徐云衡門稚子璠璣器孫應
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撫其背曰真璠璣器也異日
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記于此

韻語陽秋

東萊先生注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
聯句敘彌明意文豹謂不然蓋彌明真異人文公真

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
影東坡先生貫通內典深悟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休
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赤壁之游樂則樂矣
轉眼之間其樂安在以是觀之則吾與二客鶴與道
士皆一夢也

俞文豹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彷彿屈原宋玉之作漢

唐諸公皆莫及也

蘇籀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爲子
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

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于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鄒忌謂妻吾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吾者私吾也妾之美吾者畏吾也客之美吾者欲求於吾也東坡之幹旋蓋取諸此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

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

樂城遺言

箴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于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辨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公敏于政事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敘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東坡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潁川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

伊垂之而帶有餘退斂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
爲兵部尙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
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
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極造化妙旨矣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
適有天幸所覩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
毫以上皆出于帝恩累歲偷安有慚于公議秋毫以
上皆帝力也用張敖語公門不姓公于文家坐一
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

自知余嘗以此語銘坐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
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
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久玩味嗟
乎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元祐閒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
紀其事坡敘事旣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
記之大有補于治道紹聖元符閒黨禁興遂毀其碑
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
程文耳正如唐時撲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

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
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
亦云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子吾詩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
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閒樂事
無逾此者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滑蛆兒血羹客
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輒龍團徧啜坐人或曰使龍
團能言當必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

因投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荐血羹龍團稱屈爲韻
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
亡矣惜哉

東坡宸奎閣碑銘巍巍聖仁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
師傳蓋出入師經吾今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者也
又蜂蠶發于懷袖出晉書鄒湛對晉文帝曰猛虎在山
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蠶發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
王出于意外者也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所用所

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啓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
知三篋若亡賴安世之猶在其後孔平仲賀蘇子容
頌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篋若亡請
詢安世
先子于河東官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爲陽中
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
方麴蘖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
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曝各盡野人之寸

心今集中盡無此

東坡幼年作卻鼠刀銘又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
手寫裝飾釘于所居壁上

樂城遺言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余按東
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穎濱上皇帝書
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
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于跬步二公以伊
傅神聖爲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
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止謂棄荊一事然不考孔明

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于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可爲貴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于社稷余何愛于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

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

師出抗而死

野客叢書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塗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粃稗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于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于書者也故歌舞戲鬪背草書也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徧每讀徹

一徧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

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

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

也有兩句好

西人皆作吼音

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的

對曰吾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

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鑑識

凡人作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甯可說不盡歐蘇文

皆說不曾盡東坡雖宏闊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

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

滾作將去

洪文敏邁在禁林當鎖院一夕草六制畢捫腹步庭中
一老吏竊語云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如此文敏喜
問之汝及侍蘇學士乎曰惟大父嘗爲吏吾童時從
入故見之文敏問蘇學士何如吾對曰蘇公速實不
過公但不檢書耳文敏大慚

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空平章事呂大防左僕射范
純仁右僕射上御圍殿見學士蘇軾曰呂公著以病
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畱之是夕鎖院苦寒詔
賜宮燭法酒軾一夕草三制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

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精敏

聞見錄

東坡謂范蠡去越不復有爲而黃東發以爲蠡功成身
退徙齊徙楚復皆顯名天下才識卓卓出春秋戰國
策士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
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
者蠡一人耳張孟談旣爲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
于負薪之邱可與蠡五湖同風

燕石齋補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
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

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
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迹文物之
類又別一次求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
者不可同日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
樂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云故書
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
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徧數也古人讀
書精勤如此又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

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飭者至云
豔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個中興復不淺

東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與俗子同科

文至于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
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
有閒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夫子瞻之文爽而
俊然多用事實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又有息齋
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

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
文真贗雜錯

東坡曰晉士多游虛而無實用然其閒亦有不然者如
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人不可無勢吾乃能
駕御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評人哉若知孟嘉若遇當
文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曰煥華而實也至

東坡曰讀淵明白祭文出妙語于續息之餘豈涉死生
之流哉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

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
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
賢之貴其真也

又曰余讀淵明閒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
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蕭統不知而譏之此乃小
兒強作解事者耶

南越志熙安閒多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嘗以五
六月發其未至時雞犬爲之不鳴又嶺表錄云秋夏
閒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余曾爲賦云

歐陽公稱蘇氏父子曰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子瞻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耳

燕石齋補

東坡文談錄終

東坡詩話錄卷上

元 四明陳秀明

編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寔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于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惟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考之

蓋初秋所作也

洪邁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江大河颺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蠲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

意求之

許彥周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

有老蕭郎侍立邈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進多聞老敬通汝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辨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餉魚云誰云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馱皆以爲助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于第五字用之五言則于第三字用之若

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溥宮妝傳
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真不知老壯
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
格律亦有自來矣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
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
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
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
春草合步到栖禪寺空堂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

在一食食已甯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松風
獨不靜送吾作鼓吹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年輒爲
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爲之方成而東
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
六句今載于後集第八卷所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
人之往來如鵝在河是年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
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
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

因言何公初請記坡爲賦此詩旣大書矣而未遣送
郡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到
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卽命具酒食拉坡偕往坡曰
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竝轎而行旣至
坡曰正堪作詩晚當奉成抵暮送與之蓋詩中云吾
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故同行以印
英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子聞希賜
語時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
乃紹興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于馬之中又
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
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
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
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
馬小大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叙事
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東坡賦韓幹十四馬
詩云二馬竝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在前
雙舉後一馬卻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

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
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下
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
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
雖異其爲布置鋪寫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
也予雲林繪監中有臨本略無小異老杜觀曹將軍
畫馬云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
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
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閒馬官廝養森成列可

憐九馬爭如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語視東坡似若
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
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驂驅
老大騾裏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寔
維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
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
惟霸甫爲作詩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過真能使人
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于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

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
玉云紫閣瞳矓隱曉霞瑤墀九御荐菖華何時又進
江心鑑試與君王卻厭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櫛
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
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
盡神奸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匳疑是月華
沈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
青銅鏡架上雙紉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
勝五兵符傅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

前施許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陂
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池蘇子由云揚子
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
照人閒助至公大槩如此惟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
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
逸鑑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以上容齋隨筆
東坡和陶詩云再游蘭亭默數永和攷蘭亭之會自右
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
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地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文讀
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宋姚寬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喻此語及俸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爲難進易退不妄啣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謂盛矣子謂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也數月不食則腴腹盡消頭恢尾削塊然死矣金魚有鯽有鯉鯽食淤澱鯉食螺蜆若餅餌之類則咸食之蘇子之見特偶然耳然鯽

稍奈久以土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蘇子瞻詩云吾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池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咸集焉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使然也子瞻中秋分桂賜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藥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鷺峰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械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西湖景也詩云春
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湘浦
脈脈當壚傍酒家又云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
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梅細雨時又云北
天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
東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兩種子瞻紅梅詩
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
杏色尙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
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其種來

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號臘梅又
名黃梅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爲上磬口次之花小
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子瞻詩有云萬松
嶺上黃千葉玉藥檀心兩奇絕高子勉詩云少鎔燭
淚裝應似多熱龍涎臭不如只恐春風有機事夜來
開破幾丸書

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植
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以賜之至是
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

照橫斜闕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又云折
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贈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
宋坐覺天光照海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綠金者子瞻有次曹子方
龍山真覺院瑞香詩云幽花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
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簷蔔林紉
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聆歌笑音一
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煖養花須晏陰及
此陰暗閒恐致慳嗇霖絲雲知易散鴉鳩憂先吟明

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今馬塍種最多大者名錦薰

籠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菩提寺南漪堂獨盛蘇東
坡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
火真一夢不歸閨苑歸西湖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乍
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祐題詩
云濃豔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卻是錢
塘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盛于吉祥

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敘一篇其略云熙
甯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于吉祥
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
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
甚樂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阜隸皆插花以從觀者
數萬人可謂盛矣天下無雙香艷上流枇杷白者爲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瞻同劉
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
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序云院有洛花花時不

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閒庭前多楊梅盧橘蘇子瞻
詩云夢遶吳山卻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客有言閩
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萄子以爲未若
吳越楊梅也句中正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
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枝子深則古
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
林茶上天竺白雲峰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云白雲

山下雨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東坡有僧怡
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茶戲作一律云妙
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牙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
日雲菴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
嘗遊諸寺一日飲馰茶七盃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
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
盃茶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事
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沈香亭召太真妃子時卯醉

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欹殘妝鬢亂
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
耳

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
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詩曾不若東
坡柯邱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名老杜而補亡
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
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先生嘗
作大字如掌書此詩似是晚年筆札與集本不同者

嫋嫋作渺渺空濛作霏霏墨跡舊藏秦少師伯陽後
歸林右司子長今從之

俱出冷齋夜話

慶歷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
鳴泉飛瀑聲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山作亭其上
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
奇之士聞而往游其山水秀絕以吟寫其聲爲醉翁
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
遵并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注聲爲知琴者所
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沒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

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于東坡
居士子瞻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
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
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
日有心哉此賢

第三疊泛聲同此

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

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淵
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閒試聽徽外三
兩絃方其補詞閑爲絃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
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邱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

學海類編
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
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
必有真同者矣 出梁溪漫志

山谷嘗曰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推子厚
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
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于
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
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
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

作者方是逼真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
總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有詩
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余謂此詩又
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
看此詩

蘇東坡元豐閒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
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閒以爲
侯邁謹守逾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畱委其一親戚代

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以鮓送之子瞻乃大駭自知不免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詩二首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然獄吏不敢隱遂以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從寬釋凡眾請用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無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

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以上俱出捫蝨新語

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沂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卽此意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葱佳氣夜充閭

喜見徐卿第二雛至吾亦從來識英物試看啼出定
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九尺
鬢眉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句句
用事曷嘗不流動哉

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
身其事乃用白交汾陽于行伍中竟脫白于禍天台
司馬紫薇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所
造之語乃禰衡傳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坡和柳子玉暨刁景仁岡字韻詩至七篇云屢犯鉛刀

齒步光更遭華袞照龐涼乃用子建七啓云步光之
劍華藻繁縟左傳龐涼冬殺雖第一韻眾人所更易
而七篇未嘗改又貫穿精絕如此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頷天子頤雖務奇崛人臣
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天顏有
喜近臣知蚪髯似太宗可謂知體矣東坡贈寫御容
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彿尙記重瞳光天容玉色
誰敢畫老師古寺畫閉房蓋遵此法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

不十年讀書東坡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
謬恨不十年讀書蓋取此也

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吾卻須吞嘗疑其語太
怪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韋蘇州
高歌長安酒中憤不可吞

陳傳道嘗以彭門壁閒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
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
得意句僕安敢道此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

有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
孔子不爲邱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
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巖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
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斤入極隘九
東州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
肯求且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且所謂不停
兩鳥鳴等語乃審公告天公之言也其辭以謂二鳥
耳落城市退之自謂巢巖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

因非囚禁之囚正言韓孟各居天一方耳末云還當
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言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
者
東坡作虔州入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
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
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吾
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
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
鉉未嘗見十道四蕃志耶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
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
在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
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詞云常羨人閒琢
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
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
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東坡贈辨才云吾比陶令愧師比遠公優時辨才退居
未嘗出入坡往見之遂至風篁嶺又云聊使此山人

亦記二老游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
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參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
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
賀王侍郎放榜後云借問至公誰可印支郎天眼定
中觀不惟兼具儒釋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及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
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簞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
桃笙以桃竹爲簞也 以上詩話總龜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倚疏惜別之意惟東坡

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學者當以是求之 陸游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竹婆家初閉
戶翟夫子舍尙畱關始讀殊未測其意蓋下有娟娟
缺月黃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閒繫懣豈無羅帶水割
愁還有劍鋸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甯傷于拙也
然繫懣羅帶割愁劍鋸之語大是險譚亦何可屢打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
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挽

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
作對不假人力溫庭筠詩有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
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不相類其題云
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固不可
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爲之題
者此蔽于用事之弊者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爲中表兄弟相厚爲人靖
深超然不撓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甯初
時論旣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與可同在館閣未嘗

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
亦多以時事爲譏誚與可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
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
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
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

俱石林詩話

東坡贈季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
集謂嚴武也工部中有武倡和數首又梅花詩云憑
仗幽人收艾衲國香和雨入莓苔艾衲香名正松上
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頰頰

固多姿頰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許

周詩話 按神女賦注 頰怒色青貌非面赤也

曲洧舊聞云張質夫水龍吟咏楊花其命意用事清洒
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
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故晁叔用云東坡如毛
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美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
耶其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墮拋街傍
路思量卻似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
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

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
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

點點是離人淚燕石齋補

元祐閒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車駕赴宣光
殿子開有詩其略曰鼎湖弓劍仙遊遠渭水衣冠輦
路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殿閣清陰老禁槐詩話
亦佳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云輦路歸來聞好
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
桂有餘辛按楚辭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芷蓋以椒桂蕙芷皆
草木之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險韻冥搜至此可謂
工矣而西清詩話遂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搗
殘椒桂有餘辛以謂坡譏首唱多粹氣此何理也坡
爲人慷慨疾惡亦時見于詩有古人規諷體然亦詎
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人心術不得不辨

東坡詩話錄卷上終

東坡詩話錄卷中

元 四明陳秀明 編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逾旬而止吳人名

之曰舶趁風趁音敕教切云海外舶船禱于神而得之乘

此風到江浙開東坡吳中詩曰三句已過黃梅雨萬

里初來舶趁風余官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既望之三

日風作逾旬而止暑氣頓減賦以廣之其略曰度華

厦而既爽入窮閭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

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失六月之炎蒸又曰彼蠻橋與

海檝得乘時伺便而至耳謂區區專意于此曹則亦豈天壤之至理蓋欲脫吾民于焦灼竊意造物其專在是也卽其後往來吳中亦不常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難求捷法于東坡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二云衡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于是乃知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爲不但爲文

作詩者尤當取法于此

出竹坡詩話

東坡作詩嘆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于後而使充懷奸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徐世勣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子初而使敬業發憤僞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于其子子不能獻之于其父耶熙豐閒王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舊交佐之而子弟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嵇卞二家世濟忠誠者乎

珊瑚鉤詩話

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顛之事觀之
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
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亦心有所施或曰殺身誠
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甯分張皆無一語
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
虧君爲社稷死吾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
違魏顛眞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
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于古今苕溪漁隱云余觀東

坡秦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
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楊雄
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
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

橫 藝苑雌黃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
千強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
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強弩字杜牧甯陵
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

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
強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
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
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
曰崎嶇又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
也按白欽崎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
言蓋用晉書季倫欽崎歷落可笑人之語類甚多不
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
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閒
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烟滅知後人譌爲強
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
營落烟焰張天知檣櫓爲信然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
烟火食人語胡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
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黃州
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說如此
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詞東坡在

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色
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
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逾牆
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郎
與子爲姻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于沙
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悵然爲賦此詞坡蓋借
鴻爲喻非真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栖謂少擇偶不
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
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于此以俟詢訪漁隱

謂鴻雁未嘗栖宿樹枝惟在田葦閒揀盡寒枝不肯
栖此語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
觀隋李元操鳴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
語豈無自耶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
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
記嚴暉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
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句僕謂
用前人一聯足以己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于侯董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
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
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
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
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
向死前閒是也

蔣子有家藏先生于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爲餘杭通守
時詞云紅杏了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
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

長笛吹花落除是甯王旣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
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
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云或是醱醪也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尙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
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卽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
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經太傅斷絃何必試
中郎又于陶安世家見爲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
東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綵
牋半接西湖橫綠草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

事尤可珍寶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闕其一字使仕德翁輩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橐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玉林詞選云東坡滿庭芳詞一闕碑刻徧傳海內使功名競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體達觀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娛生其云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盡放吾些子疏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

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較短論長幸對清風朗月苔茵滿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燕石齋補

淳祐初僧自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之小龐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煮茗既而侶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公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縷宿二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稜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共攜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蚪又如蘋藻

極清流鶴骨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公
詩與白南師既亡余亦就老悵前游之不能踐也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
蓬呪蒼舌綠鬻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爲百耳擲
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入衝之語而東
坡亦用之于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鈴也芥隱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閒用樂天德星降人福
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意樂天詩去
歲暮春上巳共泛洛中水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

山下頭東坡用之爲海外上元詩

東坡四時詞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
花乃云玉如墨莊謂意方全予見孫昌符家坡朱陳
詞真跡云半依古柳賣黃瓜今印本多作牛依或遷
就爲牛衣矣

蘇子瞻佐郡時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爲
方外之交嘗同泛西湖有詩云三吳雨連月湖水日
夜添尋僧去無路澗澗雨拍簷駕言徂北山得與幽
人兼清風洗昏翳晚景分濃纖縹緲朱樓人斜陽半

學海類編
疏簾臨風一揮手悵焉起遐瞻世人驚朝市獨向溪

山廉此樂得有命輕傳神所殲

西湖遊覽志餘

朝雲者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塘絕愛幸之
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粗有楷
法後從泗上比邱尼義冲學佛亦通大義有子曰幹
兒未暮而夭蘇子貶惠州家妓多散去獨朝雲依依
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
東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
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

不作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
偈而絕葬之惠州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子
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吾元駐
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
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深勤禮塔中
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
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
嫌粉澆洗妝不褪脣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
同夢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
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曰沐浴倦臥忽
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妝趨命不覺
稍遲時府僚有屬意于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
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辨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爲
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
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
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
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飛

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
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
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
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
心千重似束又愁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
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一作賀新郎

陳直方之妾本錢塘妓人也丐新詞于蘇子瞻子瞻因
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塘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引
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家在鳳凰

山水雲閒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
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鰥拭
餘潛明月空江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

曲破朱顏

藝苑雌黃述歐陽公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
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
近或以歐公爲短視故有山色句東坡笑之因賦快
哉亭道其事云落日繡簾卷亭下水連空知君爲我
新作窗戶溼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

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淨
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
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

風燕石齋補

智果院舊有參寥僧其時有僧道潛者號參寥子於潛
人通內外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參寥子自吳中訪
之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
後七年子瞻守杭州參寥子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
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山來訪參寥子汲泉鑽火烹黃柏茶適得所夢遂記
以刻石爲之銘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吾四大滋
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子
晚聞道夢幻是身真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九
年而信夫求而信實弊汝神又詩云漲水返舊壑飛
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閒得幽寂數
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盡禪味松
杉真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體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
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

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吾簪參寥子答詩泰
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吾公命世英突兀等于是胸
中涵秋漢皎絕微雲滓當年事危言軒冕如脫屣但
貴知吾希甯慙不吾以風雲果爾符六翮排空起一
夕厭承明抗章求迤邐餘杭古雄藩比屋富生齒立
談政卽成興不負山水雍容梵末契訪吾頑且鄙大
旆輝松門禽猿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屣使
君道德姿圭角非所恃輒語如東風薰然著桃李今
朝誠勝事千載足遺美安得筆如椽磨崖爲公記 俱

蘇軾之妻王氏名閔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命其子邁迨過爲畫西方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成像奉安于金陵清涼寺供養乃爲贊曰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

心平處是西方開眼便到無魔燒

燕石齋補

近世有蜀人任淵嘗注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宏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于蜀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

學海類編
三
文
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才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會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尤近而易見白首沈下吏綠衣有

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嘆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于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如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士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願君景蕃之該洽則于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托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

陸游序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東坡倅郡以臘日訪之作詩

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
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
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
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煖擁褐坐
睡依圓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哺出山
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鶴盤浮屠此遊淡泊歡有餘到
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此詩惟孥蘧二韻艱澀而公三疊之一曰追胥連保
罪及孥者言府中屢獲鹽徒連逮保甲也知非不去

慚衛蘧者言年老宜休不若蘧伯玉也二曰君恩飽
煖及爾孥者言居官厚祿得以遨遊也莫惜錦繡償
營蘧者言李寺丞屬和富于詞藻鬪險不窮也三曰
四方宦遊散其孥者言錢王之敗子孫離析也遂超
羲皇傲几蘧言優游自適得爲太古閒民也原韻孥
字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後作雖多終屬牽強
公言東坡律成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
用韻必須偶數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

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吾醉墮渺莽則
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耶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
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
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
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
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荐景文得隰
州以沒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
多家有編錄旣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門所歷之

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
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
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
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東坡云在潁時陳無已趙德麟輩適亦守官于彼而歐
陽叔弼與季默亦又閒居日相唱和而二歐頗不作
詩東坡以句挑之云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
酒兵袖手莫欺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
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須一

舉百觴傾蓋爲文忠公昔有詩贈梅聖俞蘇子美云
吾亦願助勇鼓旗噪其旁快哉天下樂一嚼宜百觴
也 王直方

余與郭生游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
發聲座爲悽然郭生言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
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鴉噪昏喬木清明
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累累春草綠棠
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
蕭蕭暮雨人歸去每襟以散聲

七言之美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
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寥
寥無聞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鷺雙飛意
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芸可以竝驅
爭先矣小生云令嚴鐘鼓三更月夜宿貔貅萬竈烟
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音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
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尙有疑闕者誼伯謂西
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

是題下注斷自吾昔游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蓋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俚俚者然也其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且禽鳥至微知有所尊今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白明皇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得而考

嚴武在蜀雖橫劍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受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于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二者爲無也不在乎杜鵑之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嘆子美詩跋寔紙上語又曰子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自吾作古疊用韻無害于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辨殆必有以折衷之俱百斛明珠

東坡送參寥子有八聲甘州詞云有情風萬里捲潮來
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河浦口幾度斜暉不用
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
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算詩人相得如我
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
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苕溪漁隱云晉書謝安雖受
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
盡室而行造浮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道還東
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素爲安所愛重

後以安死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
到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也雲悲感以馬策扣扉
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因慟哭而
去東坡引用此事當時世俗遂以爲讖矣乃其刻詞
于元祐六年三月以年譜考之四年知杭州六年召
爲翰林後守穎徙揚入長禮曹出師定武至紹聖始
遷嶺表建中靖國北歸凡十一年而薨此果讖耶

石齋補

韓存中云東坡嘗言人言盧杞是奸邪吾見鄭公但嫵

媚好作一對請諸人將去作一篇詩

直方詩話

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星到曉爛不收贈道潛云
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師中挽詞云
相看夜半星晨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黃門送退翁
守懷安亦云吾懷同門友勢如曉天星

友或學者尤
作客

多用此

東坡作藏春塢有云年拋造化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
中而秦少游作俞充哀詞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
將軍俎豆中余以爲依倣太甚

秦少游嘗和黃法曹憶梅花詩東坡稱之故次其韻有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之句此詩初無
妙處不知坡所愛者何語和者數四余獨愛坡兩句
云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後必有辨之
者

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吾欲眠人言此
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
題晁無咎臥陶軒亦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其
意極相類

邢敦夫云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
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此東坡詩嘗題余扇山

谷初讀以為劉夢得所作 俱直方詩話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舍

笑笑何人世以為工及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常含

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冷齋夜話

東坡云余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

寺客去余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

古寺臨流勝氣藏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

香余和云閒裏清游似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

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余昔對文忠公誦文

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

詩世閒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五年曇秀來惠州

見余偶道其事 直方詩話

東坡愛西湖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寫生特天姿

自然不施鉛華耳作詩書壁曰長愛東坡眼不枯解

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如畫為作春寒小畫圖

僕在吳興游記元卿詩曰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
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百斛明珠
僕深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
意不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
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
人識故侯既自悔前言之謬又作兩絕云青山若無
素偃蹇不相親要識青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
懷清賞神遊杳靄閒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
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

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僧求詩因作一
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詩飛流濺沫
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往來南北山十餘日以爲
絕勝不可勝談擇其尤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
二詩最後與總老遊西林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
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余廬山詩盡于此矣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以
餉其猶子德麟以飲予爲詩醉後信筆頗有沓拖風

氣云去年洞庭秋香霧嘗喫手于今洞庭春玉色凝
非酒賢王文字飲醉筆龍蛇走既醉念君醒遠餉爲
吾壽瓶開香浮坐盞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醺潘岳賦云拔黃
袍以投酒置麈以酌醢莫遣公遠嗅要當名字奇未可論升
斗應呼釣詩鉤亦號掃愁帚君知葡萄惡正是嫫母
醜須君灑海杯澆吾談天口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
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今歲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
出逾遲余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西禪寺

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古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
殘夜水明樓爲韻云一更山吐月上塔掛微瀾正似
西湖上湧金門外看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
且莫上照我酒杯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
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
掩關臥唧唧幽夜話三更山吐月栖鳥夜驚起起尋
夢中遊清絕正如此驅馳掃泉溜俯仰迷空水幸可
飲吾牛不須遣洗耳四更山吐月皎皎爲誰明幽人

赴吾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兩斷板山寺可微行令夕
定何夕夢中遊化城五更山吐月窗白室幽幽玉鉤
還挂戶江練卻明樓星河淡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
翻五詠清切變蠻謳

南海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俗謂之鳳
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
一至庭下今又見之黎子雲及其弟威家雀旣去吾
舉酒祝之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
賦詩云燦燦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元服翼衛

兩絳朱仁心知憫農常告雨霽符吾窮惟四壁破屋
無占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
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真矐儒小圃散春物野桃
陳雪膚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鴻未易
握粟呼胡爲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閒何必
懷此都

以上俱百斛明珠

東坡曰陶公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
杖不能道此語非世之老農不能識此語之妙

東坡曰靖節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其殆以無事爲

得此生則見役于物欲者非失此生耶東坡曰淵明
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歲
吾猶識其意也

俱燕石齋補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
所見有足怨者與夫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
項羽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
勤苦之態固已見于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特
緣楚人疇昔之意爲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

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唐文宗聯句
有美而無箴余故爲補成之人皆苦炎熱吾愛憂日
長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
忘願言均此施清蔭分四方

燕石齋補

皇清刻本
五
文

東坡詩話錄卷中終

東坡詩話錄卷下

元 四明陳秀明 編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人皆喜其氣韻之佳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
話調佳人要着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兩句別有一
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為此也 竹坡詩話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
雄豈謂沛公孺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
者指魏晉閒人耳其後余游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

東坡詩話錄下
文

權梁武劉裕之遺跡余感之因題詩其略曰四雄皆
龍虎遺跡了未刊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
造物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與廣
武嘆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
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悞
認嗣宗語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于世以魏晉閒多
故一放于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以下百斛明珠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世多誤會子詩八陣圖
東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爲先主武侯

欲與關公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吾意本謂吳蜀
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
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猶
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
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人
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
與螻螻同盡隨邱墟願聞第一義迴心向地初乃知
子美詩外尙有事在也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
上羣山似劍鋌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
時不相會好作成一屬對東坡爲之對曰繫悶豈無
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鋌山

書黃泥坂詞後余在黃州大醉作此詞小兒輩藏去橐
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王直方張文潛晁無咎夜坐
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
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以遺余持先本
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

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吾母乃多費吾絹
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
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悉其廬似爲予發也長子
邁與余別三年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
能無忻然乃次其韻吾卜吾居居匪一朝龜下吾欺
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吾伊何誰其裔苗
下有澄潭可漱可濯江山千里供吾遐矚木固無脛
瓦豈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樂吾視此邦如洙如沂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論
邦人勸矣老吾安歸自吾幽獨倚門或麾豈無親友
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款吾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
剪髮垂結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予在都下
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遶投紙筆求作字每調之曰訴
早乎訴滂乎今皆在萬里外欲復見此豈可得哉有
來請純夫書因錄此數紙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
難畏人此詩慎勿示人也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吾
家無梧桐安可久畱鳳凰栖在桂林鳥哺不得共無

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
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
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
可常蘇子居其閒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
徜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
示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嘆出爲盛
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沒四十年矣南
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
年六十六余尙少一歲鬚鬢皆浩然固窮亦略相似

于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爲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于聖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書已上同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倨高峰俯鶻巢酒酣笛聲起于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笛又快作數聲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

幅曰吾無求于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
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
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余欲
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方南遷未暇也而名之
曰壺中九華以詩識之云吾家岷蜀最高峰一作清

溪電轉失千峰

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

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

一作石泉影落

涓涓滴

玉女窗明處處通吾念仇池太孤絕百金歸

買碧玲瓏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子
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
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倡和其略曰吾夢扁舟浮震澤雪
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目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碧
蓋實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余余覺
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于此耶今
得來書已知在南華待數日矣感嘆不已故先寄此

詩云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目廬山覺又非青草池塘

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水香知是曹溪口眼淨同

看古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身何處是真依

出玉局文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閒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

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凡寫七八

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于左右給事者

晁氏客語

爲愛鵝溪白繭光掃殘雞距紫毫芒世閒那有千尋竹

月落空庭影許長先生作篔簹谷偃竹記云與可畫

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于

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言曰吾將以爲襪材聞者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于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于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云云與可笑曰蘇子辨則辨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其所畫篔簹偃

竹遺子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
渭濱千畝在胸中篔簹偃竹記尾云篔簹谷在洋州
與可常令作洋州園池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余詩

曰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與
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燕石齋補

余觀東坡荔枝嘆注云大小龍茶始于丁晉公而成於
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龍團驚嘆曰君謨士人
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鬪茶許之故其

學海類編
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加籠加爭買龍團
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子瞻歸自道場山遇大風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奴秉
燭捧硯寫風雨竹一枝題詩云更將掀舞勢把燭畫
風篠美人爲破顏恰似腰枝嫋

余游儋耳見黎民爲余言東坡無日不相從嘗乞園蔬
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吾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
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
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畱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漫

寫此詩以折菜錢又登望海亭柱閒有大字曰貪看
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暮潮及謁姜唐佐唐佐不
見見其母母迎笑食余檳榔余問母識蘇公平母曰
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一杖問秀才何往母言入
村落未還有包澄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
才歸示之今尙在余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
猶罵賊嚼齒穿齟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冷齋
夜話
余素不解某因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已闔戶書
寢獨聞某子聲于古松流泉之閒意欣然喜之自爾

學海類編
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從之
戲余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詩曰五老峰前白鶴
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吾時獨遊不逢一士誰爲
某者戶外履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敲枰坐對誰究
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
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于顛其一
玉白可鑑漬以盆水置几案閒忽憶在潁州日夢人
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少陵詩曰萬古仇池

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爲僚友一笑夢時良是
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峰橫太白便從鳥
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烟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
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

唐忘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東坡曰趙德麟
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謂余曰吾嘗奉
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中有神魚食之者仙 俱燕石齋補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

學海類編
卷之九
於奪然不敢不借僕以此詩先之海石來珠宮秀色
如蟻綠坡陀尺寸閒宛轉陵巒足連卷二華頂空洞
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蹙慙嶠南使餽餉
淮東物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
文登玉幽光先五夜冷氣壓三伏老人如寄衡茅
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
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畱嗟趙弱甯許
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閒道歸更速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

錢王二公以爲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
親觀此石之妙遂悔前語軾以謂晉卿豈可終閉不
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
韻相如有家山縹緲在眉綠誰云千里遠寄此一顰
足平生錦繡腸早歲藜莧腹從教四壁空未遣兩峰
蹙吾今况衰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歸沂岷山
瀆守子不貪寶完吾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予所
伏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卜君家畫可數天驥紛相
逐風駿掠原野電尾梢澗谷君如許相易是亦吾所

學海類編
欲今朝安西守來聽陽關曲勸吾留此峰他日來不
速

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頴叔欲焚
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三詩之意春水無真堅霜
葉先故綠鷓疑鵬萬里虻笑夔一足二豪爭攘袂先
生一捧腹明鏡既無臺淨瓶何用蹙盆山不可隱畫
馬無由牧聊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焚寶真愛寶碎
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賢出語耆年伏欲觀轉物妙故
以求馬卜維摩既復捨天女還相遂投之無盡燈照

此久幽谷定心無一物法藥勝五欲三峨吾鄉里萬
馬君部曲臥雲行歸休破賊看神速

東坡送山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
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耶
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谷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
李太白今印本誤作自雷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
重疊也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
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
無一毫窒礙也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搖海銀眩生花後見王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
日爲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其韻曰
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跡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
和也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
許人再道否

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
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
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

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
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嗔此東坡詩體也

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
渾

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
參禪蓋端叔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
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
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逕

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于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爲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烟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退進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

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逕歸合于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爲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眾人之上非如晉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故又發明如此

詩眼

韓子蒼言作詩不可大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山綠水對野草閒花此一字太熟故易以雲山烟水此深知

詩病者余然後知陳無已所謂甯拙母巧甯朴母華甯粗無弱甯僻母俗之語爲可信

復齋漫錄

上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閒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當怯玉鉤寒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爲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爲輒飽北人以晝寢爲黑恬故東坡

云三杯輒飽後一枕黑恬餘此亦用俗語也

西清詩話

魯直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荆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烟萐萐草根南澗水泠泠縹成白雪桑重緣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春畦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蕊中造語之工至于荆公山谷東坡盡古今之變荆公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作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

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銀燭照紅
妝又曰吾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
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冷齋夜話

近世王荆公新霜浦漱絲絲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蘇
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

配前作也

石林詩話

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人游湖
不赴云卻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柳氏求
字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天然奇

特漫叟詩話

東坡和李公擇詩云弊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
黃塵自笑餐甌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爲蘇李也用
事親切如此他人不及也

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甫從駕
景陵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闔舊踏松枝雨露
新半白不差垂雪領輓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豐
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
助精神王仲至和之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

來助慶禋坡稱嘆不已蓋漢兒寬四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坡亦四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漢武帝郊禮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洗乳于渭水上帝遣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客知吾也上使使問是兒寬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帝懼然坡時為尚書亦乘車在駕前

藜藿野人詩話

黃魯直浣溪紗詞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

聞其得意自以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纔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

乃太瀾浪耶 燕石齋補

茗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享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甯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對句法人不過以事以意出處備具謂之妙荆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不若東坡奇特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亦曾捫蝨語辛酸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爲蝨對龍驤爲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沒嶺下保昌縣沙水村進士徐信言東坡北歸時過其書齋煮茗題壁書一帖云嘗見王平甫自負其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山雲水卷蒼藤余應之曰神

情全在卷字上但恨飛字不稱耳平甫沈吟久之請余易余遂易之以橫字平甫嘆服大抵作詩當日煅月煉非欲誇奇鬪異要當淘汰出合用事此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三日甲子玉局老書而趙德麟以爲陳知默詩東坡必不悞矣

遺珠

東坡云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寂寂鞦韆院落夜沈沈介甫云金爐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天千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
絕勝烟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
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
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同而詞別皆曲盡其
妙漁隱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
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

王直方詩話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鳥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
詰日子盛稱孟東野白樂天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

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

道之語也

許彥周詩話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作蓋公
堂記共六百餘字卻三百餘字說醫醉石道士詩共
二十八句卻二十六句作假說惟用兩句收拾作鶴

嘆則贊鶴分明

室中語

子瞻作詩長于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畱指爪鴻飛那復計東
西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

去意誰能遮况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畫水官詩云
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
龍眼詩云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
易相可否皆累數句也如一聯卽少年辛苦眞食蓼
老境清閒如啖蔗如一句卽雪裏蒺藜如鐵甲之類
不可勝記 陟陽室中語

東坡作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
笑竹籬閒桃李漫山總粗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
金盤荐華屋朱脣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

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
月夜無人更清淑始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
谷元豐閒東坡謫居黃州寓定慧院院之東小山上
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爲攜客置酒已
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寫蓋人閒刊
石者自有五六本云亦平生得意詩也

東坡嗽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
首竝絕妙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
爲骨冰爲魂紛紛初疑月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

生索居江海上，情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豔肯相顧，
知吾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
嗽。抱叢窺吾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
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
粘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挂倒子，綠毛紅喙，如鸚鵡
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

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
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之石與丁珠簾玉
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

微雲淡，疏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
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輶，俗緣千劫磨不盡。
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引節，
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櫺，忽然而去不
可尋。寒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局。夢中同躡
鳳凰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
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伶俜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
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甯，一朝覆水不及瓶。羅
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閒羅綺紛羶腥

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
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
與邢東坡此詩最爲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
紙一軸敢冀醉後掃揮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
以慰馳情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
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
山女詩云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
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

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疏星便有神仙風度

許

彥周詩話

李太白溥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風條條北窗竹
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和虛寂堂
月明浸疏竹冷然洗吾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
語清拔優于太白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于長篇中
只篇首四句便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
首句云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
兩白龍林谷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

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閒首句云四州環一
島百洞蟠其中吾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下
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吾心江水洗吾肝端如徑寸
珠墮此白玉盤此聊舉四詩其他甚眾又栖賢三峽
橋詩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句此語尤精絕
他人道不到也

漁隱

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
而嚴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
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

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
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宇讀之使人耳目
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

論矣

詩話

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顛入卻
打猛顛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
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呂氏蒙訓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爲廣袂絳帳作中單旣言帳又言
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

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
寫誤以爲絳帳耳

余發虔州江水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一見者不覺至
永和游清都觀見謝道士鶴髮童顏自言丙子生六
十六歲矣求詩云鑑湖尺素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
翁羈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在點存中每逢佳句攜
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
百灘空

王慶源以恩榜得官居于清社來從東坡求紅帶坡爲

作長篇要山谷與少游同賦坡詩云青衫半作霜葉
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長官看吾是識字耕
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挽吾鬚拂衣自注
下下等芋魁豆飯吾豈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韻
王直方詩話

上元夜登樓例有貴戚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東坡有扈
從端門觀燈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
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杭州有西湖而潁上亦有西湖皆爲游賞之勝而東坡

蘇連守二郡其初得穎也有穎人在坐云內翰只消游
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務簡也秦太虛作一絕
以獻云十里荷花菡萏初吾公身至有西湖欲將公
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東坡到穎有謝執政
啓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爲西
湖之長

東坡將亡前數日夢中作詩寄朱行中云舜不作六器
誰知貴瓊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
投璧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

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覺而記之不
曉所謂乃絕筆也

僕嘗夢有客攜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
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
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成不以害其耕德之所修不
以賊其生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
退之聽穎師琴詩歐陽文忠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
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最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

聽琴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
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聽牛鳴
如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喙誰扣門山僧未閒君勿嗔歸
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
薨至今以爲恨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
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
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

吳也

續前定錄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彥祝壽
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乃模寫東
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之
語也

誠齋云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
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如東坡煎茶詩云活水仍須
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
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
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

也大瓢貯月歸春食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
美極矣分江二字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
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爲詩家妙法卽杜少陵紅稻
喙餘鸚鵡粒碧梧栖老鳳凰枝枯腸未易禁三椀坐
數山城長短更又翻卻盧仝公案公喫到七椀坡不
禁三椀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苕溪詩話云李商隱詩好積故寔如喜雪詩篇中用事
者十七八以是知凡作詩者須飽材料傳稱任昉用
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

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東坡有全篇用事者如賀
陳述古弟章生子詩及戲張子野買妾詩句句用事
曷嘗不流便哉

愚謂東坡五車書已畱兒讀二頃田應爲鶴謀此亦前
輩所謂折句法也歐陽公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
尋春偶過溪橋盧贊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滑免
老農憂麥隴乾黃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
有絕交書胡苕溪云鸚鵡杯且酌清濁麒麟服懶門
丹青效此體也

復齋漫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于自然非假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閒以錢二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之語禹玉嘆賞以爲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工非惟出于剽竊亦是白水真人爲虛設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鳥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工耳

歐公詩話云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日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才意高遠造語精到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東坡則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細味之無齟齬態對甚的而字不露真得淵明遺意也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胡苕溪云澄邁通潮閣詩云又伏

波將軍廟碑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凡
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者也

東坡曰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
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閒何藥能
有此效既無歹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
好湯使多咽不下胡荈溪云余連蹇遷調四十年在
官之日少抄閒之日多因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向平
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
使多咽不下也

土直方詩話云東坡詠畫蝸牛詩初云中弱不勝觸外
堅聊自郭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爲腥涎不
滿殼聊足以自濡余以爲改者勝前輩云文字頻改
工夫自出此詩之所以不厭改也老杜有云新詩題
罷自長吟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
畱一字者後人安見其有此等工夫耶

趙彥材云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以第二句對
第四句謂之扇對東坡詩邂逅陪車馬尋芳謝眺州
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兩聯是也此格蓋始于白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氏金針至梅聖俞作續金針乃引唐人絕句云昔時
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
烟衰草馬頻嘶胡苕溪云杜少陵哭台州司戶蘇少
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
歿潛夫亦此類也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
爛如流水涵青蘋花閒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
雪山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
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

栖殘紅東坡詩話云余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于
官舍蜀人張思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
花下予作此詩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
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
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思厚久
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
追無窮之意雖淵明杜陵不得工也不易其心而造
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白樂天詩云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
雖紅不是春至東坡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
知是酒紅此皆奪胎法也

蓮子劈開須見憶楸枰著盡更無期破衫卻有重縫處
一飯何曾忘卻匙趙彥村詩注云此吳歌格借字寓
意也古詩有云圍碁燒敗襖著子更依然乃此格也
蓮子曰蒟蒻中么荷曰蕙須見憶以蒟蒻中之蕙言之
楸枰碁檠也杜牧詩云王子紋楸一路饒則此楸謂
之矣更無期以碁言之重逢處以縫綻之縫隱逢字

也忘卻時以匙匕之匙隱之也愚謂劉禹錫竹枝歌
東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亦是此意蓋
用晴隱情字也

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駕角挂經孤航繫舸菰菱隔
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
觥荆筴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愚謂古之口
未吃難言者亦如周昌韓非楊雄鄧艾之徒皆載之史
傳東坡此詩亦緣是而善謔耳

東坡春事闌剛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趁韻非也唐劉瑤

東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玉真詩燕折鶯離芳
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錢昆者性嗜蟹常
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
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語皆載其事東坡云欲問君王
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用其事
爲詩良愛其語也

東坡梅詩鮫鮓剪碎玉簪輕檀暈妝成雪月明肯伴老
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注皆不

解檀暈之義今爲著之宇文氏妝臺記紀婦女畫眉
有倒暈妝古樂府有暈眉攏鬢之說元微之與白樂
天書近昵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畫譜有正暈牡
丹倒暈牡丹太平廣記許老翁有銀泥裙五暈羅畫
工七十二色有檀色與張萱所畫婦女暈眉所謂紫
沙羃酷似似可以互證也坡詩又云剩看新翻眉倒
暈又云倒暈連眉秀嶺浮

魏文帝示羣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末夏涉
秋尙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不而飴脆而不

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于麩
槩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羨咽溢况親食之耶南
方有橘醋正裂人牙時有話耳他方之果甯有匹者
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話俗
諺傳南人謂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吾
棗兒已話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
桃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邊尚有
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主又擘清香與返魂東坡梅

花詩蕙死蘭枯菊已摧返魂香入隴頭梅正用此事
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
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
其意也今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
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注可證

序錄云東坡詞翰流落人閒不載本集老居多佘從都
元敬出示墨迹題云村醪二首獻張平陽其一曰張
公高躅不可到吾欲俛首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典刑畱在後人看一曰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覲飛龍
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何官不能不
爲之改顏矣

太白有岸夾桃花錦浪生退之有種桃到處惟開花川
原遠近蒸紅霞子瞻有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閃散擲
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
花之盛而語妙各臻其極許彥周豈未之考見而獨

稱退之何耶

燕石齋補

東坡詩話錄卷下終

